

班克斯探案系列



Banks

阴冷的坟墓

[加]彼得·罗宾逊/著
俞莲年 王莉/译 杨善录/审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班克斯探案系列

阴冷的坟墓

[加]彼得·罗宾逊/著

俞莲年 王莉/译 杨善录/审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冷的坟茔/(加)彼得·罗宾逊著;俞莲年,王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爱伦·班克斯探案系列)

ISBN 7-5396-2346-2

I.阴... II.①罗...②俞...③王... III.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4970号

阴冷的坟茔

[加]彼得·罗宾逊著
俞莲年 王莉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商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25

字 数:36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46-2

定 价:23.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阴
冷
的
坟
茔

彼得·鲁宾逊，加拿大犯罪小说作家，出生、生长在英国约克郡，现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著有警探班克斯办案系列小说十余部，多次获得加拿大、英国、美国文学大奖。他在《干涸的季节》获得“埃德加奖”提名之后，又推出了这部扣人心弦的惊世之作。伪善难辨的恶行，让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糜烂的生活，通通地潜伏在一个家庭之内。

仅仅由于和试图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高级官员、警察局长耶利米·“吉米”·瑞德结下的那么一点点私人恩怨，几年来，高级巡官班克斯侦探的职业生涯始终停步不前，甚至几乎毁于一旦。但是，在一个色情网站上突然出现的瑞德的尚未成年就离家出走的女

儿的裸体照片，使得瑞德不得不请班克斯出山替他寻亲。

依据最初的线索，班克斯先是找到了伦敦梭霍区，跟着又来到了小威尼斯。就在这里，班克斯发现，艾米莉·瑞德与一个极其危险并与流行乐坛有着相当联系的黑帮老大姘居。艾米莉起先拒绝回家，后来又不邀而至地来到了班克斯寄住的旅馆，全身青紫，极度恐惧，她是来向班克斯求救的。不久以后，她就被带回到约克郡自己的家中，班克斯的任务也好像随之了结。

班克斯又像往常一样，倾尽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脑力和良知去从事他所关注的案件。这时，由于伊斯特韦尔地区总部的重组，安妮·卡伯特巡佐再次走进了他的生活——带着自己对两人所共同度过的那段短暂而又浪漫的时光的记忆，也带着她对那段鲜为人知而让她自己感到焦虑不安的隐秘经历的回忆。就在两人并肩协作调查当地的一个小恶棍查理·克瑞吉莫名其妙地被人谋杀的案件时，已经“结案”的艾米莉·瑞德案突然间以一种最惨无人道、最无法设想的方式重新浮出了水面。

这宗发生在伊斯特韦尔一家夜总会里的耸人听闻的案件轰动了全国，各家小报充斥着与此相关的报道，种种丑闻相继被披露，性的滥交被连篇累牍地描写，高层腐败也被揭露了出来。这宗残忍、恐怖的谋杀案深深地震撼着班克斯心灵的最深处——在克瑞吉一案的调查中发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事实使两件案子十分蹊跷地联系到了一起。调查在层层深入，种种残酷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班克斯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条他最不情愿走的道路：他必须彻查他最强劲敌人——瑞德警察局长的来龙去脉和个人世界。

《阴冷的坟茔》是一部畅销小说。坦白地说，这部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并没有特别引人之处：性爱、毒品、暴力、凶杀、恋父情结、叛逆的一代、狂热的宗教分子、主人公微妙的情愫、充满艰辛的侦破工作以及书中人物关于童年时代的灰色记忆等，读者在其他侦探小

说中同样可以窥见，甚至可能被演绎得更加精彩。那么，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我们就不停地思考着这一问题：是由于小说营造出的像《荒原》那样的阴森凄冷的氛围？还是得益于作者对各色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是因为作品展现了温情的呼唤或者野性的呐喊？还是由于作者提供了符合人性的哲理思考？——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是！或许小说就只是小说，它展现的是作者的心路历程，我们没有必要追问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或者作者究竟想要写些什么。对于读者而言，本书惊险、刺激、够味、引人，这就足够了。我们想这似乎才是本书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知道一千个观众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当然也期待着一千个读者能有一千个班克斯。

本书的第一章——第九章由俞莲年翻译，第十章——尾声为王莉翻译。当我们键入《尾声》的最后一个字符时，看着绯红或绛紫色的大幕缓缓地落下，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要感谢肖让见先生、余凝冰先生、王麟先生，他们为小说的完稿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宝贵意见；我们得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徐海燕女士，她为这本书的面世花费了不少心血；我们还要感谢安徽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王夔先生，他为我们的译文进行了校对与加工，使其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我们想，人生贵在经历，我们应该注重过程而非结果，在这段难忘的经历中所感受到的友情与亲情，将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同时，译者也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加之时间仓促，书中舛误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二〇〇三年三月

献给希拉

鸣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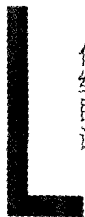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妻子，也是我的第一读者，希拉·哈罗德，我的经纪人多米尼克·阿贝尔，编辑帕瑞斯亚·兰德·格雷德尔及责任编辑爱瑞克·施米德阅读了文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书成之后，罗伯特·巴纳德阅读了文稿并提出了有益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写作中涉及到的警界事务描写让我绞尽脑汁。书中的准确描述之处均获益于警局局长菲尔·格姆莱，警长爱伦·约思和克莱尔·斯蒂文斯，泰晤士谷警局所有人员以及诺丁汉刑事调查局探长凯斯·莱特，而描写不实之处均为我个人的失误。

第1章

风凄凄，雨淫淫，
在这阴冷、阴冷的坟茔下，
躺着我心爱、心爱的人。

——传统民谣





“妈妈，妈妈，快过来！”

罗莎琳达没理睬他，继续往鸡皮和鸡肉之间塞着野蘑菇、棕榈油、大蒜和欧芹的混合物，她正在做法式烹饪课上新学的一道菜。

“妈妈现在不能来，”罗莎琳达大声答道，“正忙着呢。”

“不，妈妈！你一定得来。看呀，这是我们家的丫头。”

他到底是哪儿学来这么粗俗的话？罗莎琳达觉得很奇怪。每学期他们都得为他支付一大笔学费供他上约克郡最好的学校，到头来他还是这么粗俗。他们要是住到再往南一点的地方，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吧。“本杰明，”她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妈妈正忙着呢。爸爸今天晚上有重要的宴会，妈妈得做些准备。”

罗莎琳达并不介意做饭，事实上，她已上了好几门烹饪课，而且还很喜欢。但此刻，她真的希望“做饭”只是准备准备而已，她还考虑晚上得穿些什么衣服。他们家没有厨师，只有一个每周来一次的清洁工。并不是他们请不起，只是她的丈夫认为请个清洁工已经够奢侈的了。老实说，罗莎琳达认为，人们可能都以为她丈夫就是地地道道的约克郡人，而不只是住在这里而已。

“这真的是她，”本杰明坚持道，“是我们家的丫头。她什么都没有穿。”

罗莎琳达皱了皱眉，把刀放到了一边。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本杰明只有八岁，但经验告诉她，这孩子想像力特别丰富，她甚至担忧这会影响到他的成长。她发现，想像力过于丰富的人往往无所事事，陷入白日梦。他们不可能做有意义的事儿。

“妈妈，快来啊！”

罗莎琳达感到了一丝担忧，仿佛她的世界即将永远改变似的。她很快摆脱了这种情绪，擦去了手上的油污，迅速地啜了一口金汤尼，然后走向了书房，本杰明正在那儿玩电脑。这时她听见前门开了，她的丈夫大声说自己回来了——比平常早。她皱了皱眉



头。他是回来检查她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的吗？

但此刻她没有理睬他，只是径自走向书房，她想看看本杰明到底在说些什么。

“看，”她走进房间时，本杰明说，“这就是我们家的丫头。”他指着电脑屏幕。

“别那样说话，”罗莎琳达道，“我已经告诉过你，那很粗俗。”

然后她看了看屏幕。

一开始，看到屏幕上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只是很吃惊。本杰明是如何上到这个网站的？他还小，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后来，她弯下腰，从他的肩上贴近屏幕仔细地看了一下，她大吃一惊，屏住了呼吸。他说得对。屏幕上正是她的女儿爱米莉，宛如出生之日一样一丝不挂，只是多了些曲线、纹身和双腿间纤细的金色阴毛。真的是她的爱米莉，肯定没错，她左大腿内侧泪珠形状的胎记证明了这一点。

罗莎琳达理了一下头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她快速地扫了一眼屏幕上端的 URL。她的记忆力特别好，不会忘记。

“看到了吧，”本杰明说，“真的是我们家的丫头，不是吗？妈妈，她什么衣服也没穿，在干什么呀？”

罗莎琳达突然一阵惊恐。天哪，他可千万别看到啊。爱米莉的父亲，怎么也不能让他看到。这会毁了他的。她赶忙去拿鼠标，可是，太迟了，她还没来得及去点击鼠标，身后就传来了他低沉的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慈爱地拍着儿子的肩膀，温和地问。

短暂的沉默之后，罗莎琳达听到他突然吸了口气。罗莎琳达知道，他完全明白了。

他的手握紧了，本杰明往后缩了缩。“爸爸，你弄痛我了。”

警察局长耶利米·瑞德忘却了儿子的疼痛，喘着气，指着屏幕



道：“天哪！真的是她吗？”

正在收拾行李的高级巡官爱伦·班克斯侦探停下了手，他在想到底是带皮夹克还是防风夹克。手提箱里已没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容纳这两件衣服。他也不能确定天会有多冷。他猜想应该是和约克郡差不多吧，至多温度会稍微高几度。尽管如此，十一月的天气可是说不准的。最终他想把两件衣服都带上。他把防风夹克折起来放进箱子，压在那些叠好了的衬衫上面，然后使劲往下按了按，很勉强地拉上了拉链。只是出去度个周末，带这么多东西似乎太多了。不过东西总算塞进去了，箱子也不太重。皮夹克他准备在路上穿。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找一本好书和几盘磁带。或许他根本用不上这些，但考虑到可能会出现耽搁或紧急情况，还是带上为好，他可不喜欢旅途上没有东西看或没有东西听。

这是他从经验中吸取的教训。一个周六的晚上，他曾在伦敦一家大医院的急救科等了四个小时，才有人把他右眼一侧的伤口缝了六针。那四个小时里，他拿着纱布垫按着伤口止血，不断有人挤到他前面，有用药过量的，有企图自杀的，有心脏病突发的，还有因交通事故受伤的。班克斯毫不怀疑，比起他的小伤口，他们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更需要及时救护。但是在阴暗肮脏的候诊室里，班克斯打心眼里希望能有点东西可以读来消遣，而不只是看前一天的《每日镜报》。在他前面读报的那个人居然已经把填字游戏做好了，而且还是用钢笔做的！

不过，明天他就要和女儿特蕾西去巴黎度周末了。他们可以去美术馆、博物馆，去散步，去塞纳河南岸的小餐馆享用丰盛的晚餐，去蒙马特铜像酒吧，边看匆匆而过的人群，边悠闲地喝着啤酒。他们要乘坐“欧洲之星”号。事实上，这还是班克斯通过报纸上登载



的特价广告设法免费预定的。毕竟现在已是十一月,人们都更愿意去兰萨罗特岛,而不是去潮湿的巴黎度周末。至于音乐和书,他除了晚上临睡前一人在房间里消用外,其他时候可能也不太需要。不过他还是决定带上,以防万一。

班克斯把手提箱提下楼,从餐具柜的抽屉里找了几节电池,连同随身听一起放进了旁边的口袋,又挑了几盘他从卡桑德拉·威尔逊、多恩·阿普肖和露辛达·威廉姆斯的CD转录的磁带。这三个女人的声音和风格你甭想在其他地方找到,她们诠释了各种各样的心情。他看了一眼小书架,从上面取出了撒门隆的《迈格里特与一百个绞刑架》。他通常不读犯罪小说,但是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因为曾有人对他说,他和迈格里特有很多共同之处。

班克斯收拾好行装后,为自己倒了一点拉夫罗格酒,播放着比尔·埃文的CD《献给少女的华尔兹》。然后他在带灯罩的阅读灯旁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当《我愚蠢的心》缓缓传来的时候,他把酒杯安放在胳膊上,翘起了脚。壁炉里燃烧的泥炭发出的气味正契合他口中麦芽酒那烟熏的味道。

但是,壁炉里似乎有太多的烟飘到了房间。班克斯寻思着是否要请人清扫一下烟囱,因为那个壁炉已经很久没用了。他不知道如何找到烟囱清扫工,他甚至不知道这一奇异的人群是否还存在。他记得儿时每次烟囱清扫工来的时候,他都会很惊奇,母亲总是用旧床单把房间里的东西盖起来。当满脸是灰的清扫工把长而粗的刷子加长,以便去掏高高的烟囱时,班克斯可以在一旁观看;可是,当他们开始工作时,班克斯就不得不离开房间了。长大后,在书中读到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让光着身子的孩子爬过烟囱的做法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个清扫工,不知道他有没有那样做过。最后他意识到,不管那位清扫工在对他充满敬畏的孩子的眼中是多么老,他也不可能曾生活在那个时代。



他后来认定烟囱本身没问题，可能只是风太大，有些回烟而已。他甚至能听到风在厚厚的墙壁周围呼啸而过，楼上闲置的卧室窗子已松动，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风雨交加拍打着窗户玻璃。由于最近经常下雨，班克斯甚至还可以听见村舍外格拉特里瀑布的奔泻声。这瀑布并不大，由一层层浅浅的梯田形成，落差只不过四五英尺而已。格拉特里瀑布穿过村子边缘，然后流经山谷，在海姆索普纳入情人河。悦耳的溪流声迂回宛转给班克斯带来不少乐趣，尤其是当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这样的夜晚不用非得在外奔波，班克斯觉得很高兴，他坐在椅子上呷着麦芽酒，倾听着熟悉的《献给少女的华尔兹》抒情的序曲。自上个案子以来一直隐约而现的问题越来越清晰了——那案子原本是要一次性地让他失败、让他出丑的活儿。

他没有失败，这使得一开始就讨厌班克斯的警察局长瑞德更加厌恶他。整天得伏案工作，而近期也不可能有所改观，班克斯觉得自己的事业已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越来越乏味了。

他只能看到一条出路。

尽管他不愿意离开约克郡，尤其是他最近才买了村舍，他还是很快承认他在那儿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上个星期，经过一番长时间认真的思考，他向国家刑事犯罪侦查队递交了求职信，这个机构专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作为一名高级巡官，他不太可能去当便衣，但他可以指挥行动并体会抓捕犯人时的那种兴奋之情。而且由于要追踪总部设在荷兰、法国多尔多涅河地区和西班牙的英国罪犯，做这项工作可能会经常出差。

班克斯知道由于没有学位，他的教育背景可能达不到这一工作的要求，但是他确实经验丰富，尽管瑞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或许还是有点分量的。他明白他能做“复杂的算术题”，能通过干这种工作必要的语言、数学、管理等各种测试。他想他甚至可以



除了瑞德以外所有在约克郡共事过的人那里得到评价颇高的推荐信，比如他的顶头上司警务长格里斯索普和人事部主管米莉森特·卡明斯。他只希望瑞德给他的否定的评价会因与别的评论出入太大而受到质疑。

促使这一改变的还有其他原因。过去的几个月，班克斯对和他分居了的妻子桑德拉想了很多，他认为他们的分居可能只是暂时的。去国家刑事侦查队工作这一大的环境变化是有益的。这意味着搬到别的地方，或许是回到伦敦，桑德拉很喜欢伦敦。他觉得他确实有机会使事情恢复正常，抛弃以往的荒唐。班克斯和安妮·卡伯特有过短暂的浪漫，而桑德拉也和肖恩擦出了火花。现在桑德拉仍和肖恩同居，对此班克斯并不过分担忧。人们由于缺乏勇气或无力独自过活时，往往会随波逐流地保持着浪漫关系。他确信当他把未来的计划呈现给桑德拉时，她会改变看法的。

九点钟，电话突然响起，惊醒了沉浸在比尔·埃文那弹奏娴熟、跌宕起伏的音乐中的班克斯。开始他还以为是特蕾西，他希望她周末的计划不会有何改变，他得和她谈谈未来，寻求她的支持，使桑德拉回到自己身边。

来电的不是特蕾西，而是警察局长耶利米·“吉米”·瑞德，就是他使得班克斯正在考虑卖掉村舍，离开这个郡。

“班克斯？”

班克斯咬咬牙，“长官？”

瑞德犹豫了片刻，“我想请你帮个忙。”

班克斯下巴放松了，“帮忙？”

“是的。你是不是觉得……我是说，能不能请你到我家来一趟，事情很重要，不然我就不会在天气如此恶劣的夜晚请你来我家的。”



班克斯感到一阵眩晕。瑞德从来没有如此客气地同他说过话，声音也从来没有如此脆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是一次诡计？

“很晚了，长官，”班克斯说，“我很累了，正准备……”

“好了，我正在求你帮忙呢，伙计。我和我妻子因为此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个重要的晚宴。你难道就不能别唱反调，听我一次话吗？”

这话听起来更像原来的那个吉米·瑞德。班克斯正准备把他打发了事，局长的语调又变了，这使他不能无动于衷了。“求你了，班克斯，”瑞德说，“我有事要和你谈，很紧急。别担心，这不是什么诡计，我不会企图对你施以诡计的。相信我的话，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当然，就算是瑞德这样的人也不至于要什么花招专门来羞辱他吧？而且班克斯已经很好奇了，他清楚自己肯定会去的。如若他班克斯对这种哀求置之不理，首先他就不能干警察这一行当了。

他不想在这样的夜晚出门，不想离开他的拉夫罗格酒，比尔·埃文和劈劈啪啪燃烧的炉火，但是他不得不出去。他放下杯子，庆幸自己这一天才喝了一点点威士忌。

“好吧，”他伸手把铅笔和纸拿到电话旁，“你得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怎么走。我好像没有被你邀请去过吧。”

瑞德家住在伊斯特韦尔和诺思阿勒顿之间，这意味着在天气好的情况下班克斯也得开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可现在是夜里，时间就要长得多了。大雨倾盆，一路上刮雨器忙个不停，有时他只能看清前面几码远的地方。再过两天就是篝火节了，草地上的木柴堆和废弃的家具都淋湿了。

瑞德的房子是登录入册的保护建筑，这所名为“老磨坊”的老屋原本是附近修道院西多会的修士建来当磨坊用的。它由石灰石墙，板石屋顶构成，位于流经花园推动磨坊水轮的急流旁。房子另



一边石头垒成的牲口棚已被改建成了车库。

班克斯驾车驶过短短的碎石车道，慢慢停了下来。他注意到，除了他们家楼下两扇窗户透出的光亮，周围一片漆黑。班克斯几乎还没来得及敲门，门就突然开了，他被领到了昏暗的过道里。瑞德顺手接过他的大衣，带他走进了比班克斯整个村舍还要大的起居室。裸露的横梁，雪白的墙壁，上面悬挂着光亮的猎号和照例必有的马具作为装饰。边框镀了金的镜子悬挂在亚当式的壁炉之上，炉火熊熊燃烧。一台小型卧式钢琴放在带有直棂的凸窗旁。

这就是班克斯想像中的一个年收入至少十万美元的人该住的房子。可奇怪的是，尽管这房子颇具田园风味，尽管壁炉里有温暖的火光，这房子还是给人一种寒冷、凄凉，甚至缺乏人气的感觉。玻璃茶几上没有散落的杂志、报纸，钢琴上没有凌乱的乐谱，木制家具闪闪发光，仿佛刚刚打过蜡，一切都是那么清爽干净、有条不紊。细细想来，班克斯料想瑞德的家就是这样的。屋内一片寂静，外面偶尔有风呼啸而过，夜雨拍打着窗户，这一切更加强了凄冷的感觉。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这是我妻子罗莎琳达。”瑞德说。

班克斯握了握罗莎琳达的手。很柔软，但用力却很果断。如果今夜注定要充满惊讶，罗莎琳达无疑是另一意外。

班克斯以前从未见过警察局长的妻子，他只知道她在伊斯特韦尔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财产转让的工作。如果让他想像的话，她准是个强壮结实毫无特别之处的女人。为什么？他说不清楚，但这确实是他脑海中产生的影像。

可是，眼前的女人却是那么高挑优雅，有着模特般苗条的身材和修长匀称的双腿。她随意地穿着灰色的裙子和白色丝质衬衫，敞开双扣的V形领口露出了和她的面色一样白皙的肌肤。她的金色



短发，蓬松浓密，仿佛在晨光的照射下，灿若明霞。她的前额高挺，颧骨凸出，眼睛深蓝，双唇极为丰满，口红更是突出了这一效果，看起来就像撅着嘴似的。

她不露声色，但是班克斯从她简慢的身体语言可以看出，她心烦意乱。

她把饮料放到桌上，在天鹅绒沙发上坐了下来，双腿交叉，身体略向前倾，两手紧握，放在腿上。看到她，班克斯就想起了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在他的许多电影中塑造的优雅孤傲的金发女郎。

瑞德请班克斯坐下后，自己也在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还穿着制服，虽然已开始发福，但身材还很好。他拉了拉裤子笔挺的中缝，往后靠了下去。他头顶光秃，黝黑突出的眉头下棕色的双眼冷淡而严肃。

班克斯觉得他的到来使那两位反倒不知如何开口。这种紧张让人窒息，仿佛可以用刀割开。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微妙而又让人痛苦。班克斯很想抽支烟，但不行。他知道瑞德讨厌抽烟，房间里甜甜的薰衣草香味从未遭受烟味的破坏。沉默继续着。他开始觉得自己就像案件开始时的菲利普·马洛。也许他应该告诉他们他的收费标准以打破沉默，但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出唐突的要求之前，瑞德开口了。

“班克斯，我……嗯……我知道我们过去有过意见不合，我知道请你帮忙你肯定觉得意外，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

过去有过意见不合？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是轻描淡写，这便是最好的例子了。“讲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瑞德动了动身体，拉了拉裤子的中缝。他的妻子身体前倾，拿起了她的杯子，杯子底留在桌子上的圆圆的湿印破坏了房间的整洁与清爽。

“这是一件私事，”瑞德继续说，“非常个人的，也是非正式的。”